

秋
燈
叢
話

秋燈叢話卷之十五

福山王 槭凝齋著

馬氏江夏人許聘劉姓子于歸有期而夫亡氏年十八聞訃絕而復蘇泣請於父母往視含殮欲畱守志翁姑不可父母亦強之歸久之諷令改適氏截髮自誓獨處一樓範泥為夫像供几上朝夕拜奠足不出戶雖童子罕識其面家貧以女工自給一夕縫紉燈下忽見泥像栩栩動倏欠伸而下駭心愕顧即已

暴長如其夫徑至床前謂曰感卿苦節幽壤
酸辛但俗緣未斷應偕伉儷氏曰吾矢節冰
霜心如槁木縱使復生亦難苟合況土偶耶
仍相逼不已氏怒以剪刀刺之驀仆地無所
見夫像猶儼然几上也乃悟曰得非邪魅憑
之奪吾志耶且吾已矢靡他奚以土偶為立
碎之霜操益勵今現存

誌異編載山東一道通高麗中有二十日無
人烟祭山神求豺狗相隨遇虎溺其背而虎

肉卽潰海旁居民無豆屬油不可致有鳥如
鴨自呼曰壓油土人捕得壓油為供考山東
並無陸路可通高麗惟登郡東與高麗一海
之隔然海禁最嚴無敢私涉者海濱離郡城
四百餘里村落毗連產豆最夥並無鳥號壓
油且亘古無虎患豺狗亦未之見余生長其
地知之最悉說者不知何據文人好奇以耳
為目率如是耳

吾鄉劉滄來康熙乙丑進士能文而迂及作

宰東粵日事牘括簿牒堆案弗之省也諸生
某與鄉民訟田訊之生以憲藝呈劉顧之喜
即案頭評閱民呼曰公今聽訟豈閱文時乎
劉弗應閱畢謂生曰文頗佳但恐廢耳生請
面試益喜命題授矮几坐簷下民復呼曰公
必欲課某生請俟諸他日劉以擾生文思呵
之頃卷完點首稱善謂民曰田係若田但此
生能文科第可望暫借爾田為膏火資他年
當倍償汝民呼冤不服怒逐之號詈而出劉

若弗聞者及罷官里居鄉人驟逸入厩中命僕執之僕不可劉曰此飛來驟也奚不可鄉人賄其僕僕曰若第牽主人馬去驟可得也鄉人疑其誑僕強之告劉曰馬走入驟主家亦云飛來者堅不與劉悵然久之曰彼言良是吾老矣以馬為足無馬是無足也奈何僕曰以驟易之諒無不允劉鼓掌笑曰策善哉遂易而歸炕敝欲新之而不欲工匠入室夫人言之弗聽乃令子姪輩伴其出遊夕還炕

已成問故曰造自外舍成時輦入耳年七旬
餘猶終日操管作制義會學使按臨同人欲
戲之彙歲試數題求擬程墨劉欣然執筆時
暑且夜裸體揮毫蚊集如蝟而劉弗覺也
楚諸生某家貧舌耕為業後授徒於巨族館
穀頗豐以其餘權子母久漸饒裕置田宅蓄
僮僕居然素封矣忽陋其妻欲出之日肆凌
虐妻不能堪謂曰妾之見絕於君者以妾貌
寢耳金釵十二任君自置但得為嬖下婢免

饑寒足矣弗聽且擲以離婚書婦知不見容而母家又無可歸碎其紙號泣而出某遂以多金娶妾相得甚歡越數載坐訟繫獄比事白資產蕩然妾亦歿貧窶如初親故鄙其人咸莫之援乃求乞他郡一日至漢陽大姓家有傳孺人出者見某詰里居備述以對訝曰乃子耶某諦視之即其所出妻也先是婦被出時或諷令改適堅不許以縫紉糊口值歲歉覓食漢陽適漢邑有某商早失怙恃覩婦

貌酷類其母異焉既而詢知所由憫之且嘉其志招至家婦躬操紡績兼及家政無不井井商德甚遂母之婦服飾華好音容非昔以故某猝遇之而不識也於是慙悔投地莫能出語婦曰狼子野心死何足惜但結髮之義余不忍忘乃閉諸空舍給飲食不令外出居數日某愧恨自縊死

前人說部載王慊海鹽人生有神力常以指觸屋壁穿之而指無損舟行遇劫佯執炊不

顧弟取大竹用脇夾破之為薪叔者歛手去
與人較藝寺廊脫衣挾柱礎壓之始就搏衆
驚拜為師力至此亦云奇矣然壓衣柱礎余
族人某即能之族某常虐其室妻弟不平與
衆謀邀遊古刹羣毆之以洩憤某見衆麀至
知其意笑曰俟乃翁卸袍與若戲遂挾寺殿
簷柱起高數寸納袍入衆咋舌而走某遮之
曰湏為乃翁取袍出方可去衆竭力扛舉莫
能動某復笑曰若等螳臂亦當車耶仍挾柱

起出之袍已片片碎如鑿斫者余邑有武生
周姓運氣餌壯膂力絕人常行隴上見力田
牛謂衆曰牛雖健吾能以掌斷其項羣斥其
誕牛主人曰果爾吾不怨否當受罰周諾之
掌下而牛首墜又吾鄉張與何常角力張屢
北愧且憤置豆一斛於座旁終日槩以指凡
慶弔往來悉屏絕之經一載乃出何聞之懼
以鏡護胸藏袖衣內他日遇諸塗張以爪槩
其胸鏗然有聲鏡中裂何幸免彼夾竹為薪

以指穿壁者視此又遜一籌矣但力亦練習而成不可盡謂之神也

會稽吳氏婦性悍惡不孝其姑姑好佛每伺婦歸寧輒裹米赴尼庵禮佛他日姑甫出而婦已回見之怒奪姑念珠及米投廁中詈且毆姑畏之而不敢言忽雷霆大震室中烟霧彌空比消霽失婦所在舉家驚駭莫解其故有人自郊外來云萬羅山前有婦人夾石隙中呼號不得出夫趨視之婦也泣謂曰妾不

孝上干天怒應殛死憐有呱呱兒俟哺乳一
載後即永墜地獄矣衆掘其石思出之婦即
呼膚痛如磔不可忍觀者相望於道平昔之
不孝其親者無不戰懼而改行焉夫編茅覆
其上日飲食之就乳其子經一載石隙復合
而婦不知所往事在乾隆丁酉七月

部郎趙公振紱於都市購得一薨盞紺色而
有光置案頭以代水中丞公子輩戲以蓮實
投之逾夕抽荷蓋如錢異焉戒勿動信宿則

出小齒苞數朶次第開放姿態亭亭清芬滿
座久之花瓣褪落結蓮房如豆數日始萎易
以桃杏諸核亦萌芽含秀本粗於韭花葉皆
稱是但不實耳若梅菊之屬隨意栽植彌月
猶鮮遂珍同拱壁冬日偶挿蠟梅一枝為冰
所凝劃然中裂公扼腕累日

江夏東關外長春觀枕山負郭松栢參天入
其中者有塵外想內塑老君像奉祀甚虔康
熙中殿圯像且頽觀主募修之落成欲易像

以銅屢鑄不就有執爨髯道人者嗜酒語多
不倫同儕皆厭之忽謂衆曰若輩徒勞耳盍
飲我酒為若成之衆不顧而唾觀主素奇髯
姑任之髯悉屏鼓鑄物取後園紫荊樹根置
殿中索酒痛飲飲畢闔扉戒勿窺伺及夕衆
潛覘之一無所覩惟聞鼾聲四徹而已比明
推扉入視裝塑儼然審之與髯貌畢肖而髯
已不知所往矣像高三尺許即就樹根為之
者神來奕奕人左右視之覺目光皆宛轉相

顧或謂髯即老君化身語雖近誕而事亦奇矣

王世澤妻向氏安陸民向明女也明與世澤父以名總角交以名生澤明適生女遂與締姻澤長明始知其瘖不之悔也女及笄歸澤澤生母已故嫡母撫新婦背謂曰好新婦奈吾兒不堪為偶何氏不答復語者再氏低問曰姑不以為子耶母曰王門宗祧恃此一綫奚云非吾子者但痛其瘖有負新婦芳年耳

氏正容對曰兒承父母命為王門婦縱惡疾不敢辭瘡也何害且兒早已微聞之矣於是合好無間閱十載澤亡翁姑在堂子方襁褓氏節哀強起仰事俯育備極辛勤姑患風疾數年不起晝夜扶掖無倦色姑體腐蛆生衽席間氏為齧蛆蛆不復生翁姑繼歿喪塋以禮撫孤成立年踰古稀乾隆壬申春大吏聞於朝旌焉

予戚呂遊戎大智因公赴都失道天且暮遙

見路旁里許有寺隱約林際趨赴之肩輦嚴
固挾扉入殿宇宏壯然蓬蒿歿徑似絕行蹤
者廊西停一樞東廊有廂室頗潔而空洞無
牀几僅一琵琶懸壁上弗之異也席地而寢
命兵役秣馬殿後夜半若有覺之者驚寤適
月色橫窓輝耀若晝見琵琶盤旋空際砢砢
有聲異之危坐諦視忽撲面來撻其額呂躍
起拔刀揮擊倏裂為二復兩相騰繞往來如
織呂連擊之輒上下閃脫莫能中如是者數

久之乃無所見呂亦倦極甫就枕聞院中格
格作响穴窺之見樞憑兩凳若足躑躅而
前已至戶側抵觸甚厲牆宇震搖亟破窻跳
出樞即折轉尾其後呂趨左樞隨之左趨右
亦隨之右駭極奔避殿內樞復踵至乃蹤登
神龕甫掀幔入陡見一紅裳婦人立龕內向
呂而嘆寒風刺骨暈絕仆地天明兵役入救
醒樞仍停廊間琵琶依然掛壁上也
天門陳尉念祖山陰人乾隆壬辰攝鄞縣尉

查硝至一洞俗名仙女洞洞在山之半高七尺寬丈餘深二丈許石乳纍纍下垂或為菩提或為羅漢法相天然雖雕鏤莫能及由右而轉寬廣倍前石乳滴地成塔形色間紅黃宛如九級浮圖特欠玲瓏耳再轉一洞稍狹有水寸許踏水而行進數武復有竇如圭內則水深沒膝漸及腰一望幽深莫知所極不敢入父老相傳洞向無水由竇進里許有石門常閉云仙女處其中里人每祈借什物多

應須先期於石門外焚香楮拜禱次晨往取
無不如意用訖仍還故處否且殃或有求雞
者賜雞雛數隻長成倍常雞後有妄男子欲
窮其異還物時久佇不去頃見石門微啓矚
之朱楹碧瓦樓閣參差一縞衣艷婦憑欄獨
立方凝眸竊視忽聞風雨之聲震耳驚悸而
走水隨之至比奔出洞外波濤洶湧銀漢飛
流洞門遂阻於水而禱求無路矣

趙州董家寺有大理石二方一嵌佛座前高

尺許橫長八尺有奇宛如蒼山景色九峯十八溪歷歷可數玉帶雲縈繞峯畔壁月照溪中鬱盤飛動雖善畫者不是過也其一嵌常馱神案寬長遜之有黑鷹立石上左足微拳首右迴以喙拭其羽神駿不凡儼然如生雍正中有大力者見而羨之賄僧移去夢金甲神持杵怒曰石在寺已百餘年爾貪心覬覦載此焉往不昇還首立碎杵下矣其人驚覺亟返諸寺而焚香謝過焉

湖州毘山之麓 關帝廟前明潘司空季馴
所建潘治河稱最而夙奉 關帝虔其築高
家堰也工屢潰積誠默禱夢 帝謂曰堤有
蛟為祟功故難施可備石灰數千石擇某時
日投諸河勿失寤如 帝指屆期投灰河中
水鼎沸俄見兩蛟昂首起倏有白光如虹自
雲際下貫其首河水盡赤蛟蜿蜒而斃堤立
成後歸里遂建廟以酬 帝佑落成欲書額
未就忽一老農披蓑來謂曰諸君欲書額

我當任其勞衆笑且斥會圻者有墨瀋置殿
中農以敝帚濡墨振腕而書衆曳止之力迅
猛莫能阻書畢擲帚而仆乃漢壽亭侯四字
也末以帝諱為款衆方詫異而公適至視
之筆力遒勁英氣鬱勃驚嘆曰是豈農人所
能殆帝顯聖以成此額也頃農甦詢其事
茫然莫解於是焚香再拜懸額殿庭至今皆
瞻仰焉

雍正中豫省某縣有富翁老而無子以其壻

經理家政凡貲財悉付之壻儼然以嗣子自居後翁侍婢有娠生子翁憐其少而懼壻之生異心也不敢言將俟稍長而析其產無何翁以暴病歿壻逐婢與兒婢攜兒鳴於官壻賄囑戚黨皆誣非翁子聚訟數年婢知力不敵時兒已長成乃含忿行乞他郡每撫子而泣悲動路人一日至清苑縣或詢知其故謂曰吾邑宰邵公青天也何不訴之值宰出婦哭訴與前邵細詰之曰爾情似實可投狀來

好事者遂慫恿以狀進邵請於制軍李公公
以越俎為嫌邵曰公第主持之涇渭可立判
也歸取獄中大盜指河南某巨室為窩主訊
成而關取其壻壻至邵庭鞠之壻極口呼冤
盜曰爾翁起家咸賴我輩爾房舍幾楹門窓
何向皆所熟睹今爾享成業令我輩在縲紲
中耶壻惶迫訴曰翁生前所為實不知之且
我壻也非子也彼子不肖久經飄泊外出我
不過代持門戶耳邵曰渠果有子爾尚識之

否曰識邵令以婦兒見壻大呼曰是真翁子
矣邵笑曰子既非假何不以家產給之壻俯
首稱罪案乃定李公聞之嘆曰良吏也薦擢
通州牧

蔣太史士銓鉛山人乾隆甲戌官舍人請假
南歸夢步月山凹中見一人踽踽獨行恍惚
似同年某宰南昌者謂曰君官斯土豈乏騶
從何簡褻乃爾其人曰余輿騎在此山後請
偕往觀之攜蔣崎嶇而前少頃旌幢儀仗滿

山谷其人升輿不顧而去蔣憤其無禮徘徊
間頓迷歸路峰巒崩劣溪澗潏洄莫知所適
山畔有僧瞑目趺坐就詢之曰山名虎口峯
不可前進宜南行如言行里許遇巾服人拱
立道左云係書吏迎抵新任者時憊甚命備
車馬吏曰荒山中無地可覓前山有寺可稍
憩導之往寺門左右各塑泥馬一皆有僕夫
控馭方向神展拜僕夫已控馬立階下吏請
乘疑懼未決吏倏乘其一凌空而起僕夫隨

之去如電蔣無如何試騎之疾如前頃落一
山巔馬及僕夫俱杳惟吏侍焉山色類煤土
履之輒簸簸下墜勢將傾跌而暴雨猝至徬
徨莫措忽山麓一人持傘而登便捷如履平
地掖之下至一處宮殿嵯峨類王者居書吏
等已不知何往信步入大門內東西列二井
東井洞若天日其下房舍歷歷可數西井則
黑氣迷漫如重霧茫無所覩左廡下設大甑
有嫗執炊火熒熒如豆問之曰東井天堂西

井地獄也俄見一人披髮徒跣出徑投西井
中嫗曰此自作孽者問何無械繫嫗曰陰曹
不比陽世有罪者知無可逃皆行自投無須
縲紲也蔣始悟身入冥途詢已何以來此嫗
曰不知也聞王今日宴陽間貴客得毋君是
耶言訖聞內有呵殿聲嫗曰王登殿矣蔣欲
入觀嫗固止自牆隙窺之堂上坐冕旒執圭
人儀狀雄偉階下鬼卒羅列猙獰可畏嫗曰
可速出勿累我蔣甫出門盡閉頃之門復洞

開有吏前致詞曰王候君久蔣入王降階而迎謂曰此地事頗繁特屈君助理君勿回却屆期當相召矣蔣不應拍案而呼驀然覺以為幻夢也頃復睡去仍至其地堂中列長几二位皆虛設左右悉列短几半有人坐其上內一人曰子來乎王亦薦賢美意何辭為視之乃房師馮君秉仁也告以親老子幼馮潛然曰吾未了事尚多豈當來耶蔣大哭而醒晨起念夢兆不祥有卜者某居藩署前占頗

驗訪之不過時方伯為太倉王君興吾與蔣
有舊進署告以故王曰前人有類此者誦觀
音經得無恙盍歸修佛事以希神祐乎歸遂
病詳以告母夫人母平時奉佛甚虔命蔣處
書室已竭誠露禱囑至危急時誦佛號不可
忘夜三鼓神思惝恍倏見珠旗羽葆充滿庭
院請蔣登輿甫舉足覺有異欲返步而左右
環繞逼近若將迫之登者遂朗誦佛號儀衛
逡巡漸却復連誦數十聲一時紛紛散失乃

甦自此遂愈

李氏鍾祥民人克輝女贅壻周子體素羸弱
婚夕甫成禮即暈仆不支踰月而卒未合璧
也氏椎心泣血誓以身殉父母防之謹不得
間乃強起視息持三年服服除齟令改適即
斷髮勞面顙天自矢父母知不可奪許其祝
髮為尼氏念藉此可絕覬覦恐有乖於禮乃
請命于宗之長謂曰守節固佳而髮膚所受
不可不愛且一為尼其如不能別嫌疑何氏

嗚咽曰免知所處矣沐浴更衣闔戶自經
傳之元字木希長壽人少習舉子業不第棄
而習醫遇異人授秘傳精太素脈理談禍福
多奇驗順治初遨遊公卿間無不推重之者
豫撫丁公聘至署胗其脈賀曰公脈君相二
氣交和榮擢指日矣未幾節制兩湖胗李廷
尉謂曰秋得春脈弦且長草青時當痛左脇
而終屆期病發醫治不痊卒張中丞湖陽聞
其名延致之退而告人曰撫軍脈大粗且急

祿位雖顯恐他年有蹉跌之虞劉方伯緣事
罹重譴衆憂不測傳胗之曰無恐不過貶謫
耳既而俱如其言學使李公不信其術欲試
之使二女子年相若者各出一手隔幃胗之
曰脈氣清濁不一緩急各殊應出兩人且有
貴賤之別李不覺喟然曰神乎技矣蓋令其
女與婢同胗故也

湖州弁山有蠻怪種類甚繁常幻人形往來
村鎮間自言白姓服飾翩翩儼然世家子或

異而窮其跡則入弁山中而沒近村禾麥將
稔恒遭掠取其來必以午有氣如虹色間黃
白俄頃彌漫阡陌比散滅刈割殆盡村人望
氣輒鳴鉦相逐乃退有歸安其賈於川者將
治任遇一少年容服都麗詢賈所往具以對
還詰之曰余弁山白氏亦客於此有書函希
便致之賈許諾少年即於袖中出一物類竹
管長五寸許裹以紅綾兩端皆用綵絲束縛
授賈曰入弁山東行二十里村盡有石門即

余宅以此付家人當不令君徒勞也賈歸往
訪村落鱗次舍宇華好果有石門如少年言
叩之一美婦人啓扉出賈以寄書告且持管
示之婦接受審視曰果吾郎君物延賈入門
庭雅潔花樹扶疎迥非凡境比出婦持米碗
許贈曰勞客遠涉薄物相酬幸勿却賈鄙其
嗇而重違其意勉納諸囊行數武即傾棄道
左頃探囊取他物得巨珠數粒默念囊中焉
有此適所餽米得無有異亟返故處尋覓舍

宇俱渺第見白霧迷濛而所棄米亦顆粒無存矣

滇南苗人婦多蠱惑術有北賈至其地與一婦狎越數載將歸婦挽留不從因曰蒙君眷戀今遠別無以為贈有藥一劑服之可以療饑無需飲食也其人服之而行過逆旅主人見其面色異常問之諱不肯言主人正色曰君必有所私者已中其毒不言且殆其人恐以實告主人與一藥丸戒之曰服此入夜必

吐任其吐盡胸膈物勿以燭視也及夕如其
言覺有物自喉中出及地有聲逾刻乃止天
明視之尖刃七柄卓立榻前遂獲無恙

中州有士人某入闈神思瞶亂竟日不成一
字及夕夢人謂曰汝若做一字便不能中矣
醒而不解其故至次日晡猶未成聽忽聞鄰
號大呼可惜者再驚往視之則卷為墨濡所
污其人面色如灰慨然嘆曰余諸作頗費經
營惜時迫不及易卷君如不棄願以相贈其

喜而受之及榜發中魁選越數日同號生來賀云君必有大陰德故造物令我為君捉刀也某曰生平無他長惟某年月日山行天將晦見少婦策衛而馳忽失足墜澗中呼號無應者彼時急於拯溺不但不及於亂即邪念亦未敢萌送至坦途而別同號生撫然為間曰噫此天罰我以報君德也先是婦歸以情告夫夫疑莫釋遂離之盖即同號生之妻也時其婦尚未改適歸而親迎焉

陝西雒南縣環萬山之中向不產狼乾隆丁卯秋狼忽麇至大為民害第在城西黃栢川三十里內無越界他往者所食惟小兒若成童以上雖遇諸塗即曳尾逃鄉里患之每置小兒於密室狼輒破牖攫之去遭其吞噬者不可勝數獵人多方捕之莫能得有老者曰六十年前城東北鄒山巔建二郎廟曾有此異後拆毀患乃息今聞寺仍建山巔得毋因是乎衆往論之弗聽鳴於官官以事涉荒誕

弗之理而狼患益劇監司張公坦行部至雒
居民環繞泣訴乃立命毀之寺甫拆村人報
獲狼二豎拆畢狼跡杳然不知所往

王瘋子者雒南西梁原人也有奇術適潼關
苦旱副使聞其名招之至署問以祈禱事曰
不需他物只妓女二三人同處空室爲其戶
而自牖納飲食兩可立降副使怪其誕業已
致之俟無效將加之罪越數日旱魃愈熾天
無纖雲副使愧爲所愚遣使密瞰之見其與

妓赤身遊戲歸白副使副使怒命擒之衆甫
排闥入忽雷聲轟然自內滾滾而出響振牆
宇陰雲四合大雨如注溝澮皆盈乃禮而歸
焉

邵可立商州人萬歷戊戌進士任山西布政
使多隱德年八十餘猶矍鑠健飯有侍婢悅
之受孕生男彌月婢抱至邵前邵摩其頂曰
兒生也晚無產業可分將余一生陰隲畀汝
足矣乃於郭外構茅舍數楹置田十餘畝使

其母子居焉蓋邵已有兩子析居多年察其
無讓產意且恐見偏居於外以遠害也明末
流寇破商州屠其城兩子靡有孑遺惟此兒
以村居免大定後田產盡歸之迄今宗支蕃
衍書香不絕

海陽修某赴乾隆庚寅恩科鄉試途遇夫
婦二人攜幼子哭之哀異而詰之乃貸富室
金將鬻子以償者修惻然曰爾鬻此子猶有
他子乎對曰夫婦四十餘矣只此一脈計無

所出不得不割愛耳修乃計其所需傾囊與之兩人泣且拜願求姓氏修不告而去及入闈題為孔子於鄉黨句屬思未就夜夢老人告曰此題作兩扇格必元遂驚覺即以宋魯分股場後見一人泥首於地視之即鬻子人也堅請過其家甫入門見壁懸繪像一軸與夢中叟宛然無二詢之為乃父之遺像及榜發果登首選

漢陽有賈人婦素堅貞賈貿於外數年不返

賈之族弟常稱貸於婦婦厭其頻也未之應
某啣之會中秋賈適歸婦喜為烹鮮於葡萄
架下餉焉食畢而賈死遍體青腫若中惡者
婦哭而告諸鄰適族某至譁曰兄中毒必嫂
不良因姦斃之也鳴於官榜掠備至遂誣服
而終無實據宰中夜徘徊忽一守宮墜几前
心動次日親驗其地視葡萄根粗於拱枝葉
密蒙蓋數十年物也令烹前物置原處伺之
頃葉底有守宮無數頭皆下垂而涎落於盎

飼犬犬斃婦冤乃白

北賈某貿易江南喜食猪首蕪數人之量有精於岐黃者見之問其僕曰每餐如是已十有餘年矣醫者曰病將作凡藥不能治也俟其歸尾之北上將以為奇貨久之無恙復細詢前僕曰主人食後必滿飲松蘿數甌醫爽然曰此毒惟松蘿可解悵然而返

傳某會稽人操舟為業夜聞二人語河干一曰明晨有跛牛過此可代矣一人稱慶者再

起視無所見異而伺之凌晨有汲水婦人甕
甕而來問其姓曰牛乃代為汲而止之夜復
聞聚語者曰爾何不索替去答曰被洪洞縣
典史救之矣傳訝且疑亦弗以為意也他日
探親暮歸見田畔一人往來撐拒若格鬪狀
比近前遽仆於地詢之云適為羣鬼所困急
不得脫一鬼忽稱洪洞縣典史來條然而滅
遂暈仆傳頻聞預兆乃慨然作出仕想悉驚
所有赴都為吏期滿考選果得洪洞尉任數

載兩以憂歸服闋復選其地凡三任洪洞尉以終

安寧吳氏女生週歲而母歿稍長頗慧其父口授千字文及女孝經皆能背誦同里有陳姓子年相若亦聰俊識文義因許字焉女七歲以痘殤陳子聞之不輟泣者累月陳異且憐將另聘子堅不可曰非免偶寧終鰥耳父呵止之乃強委禽於許氏踰年有聞吳女墓中哭泣者吳往覘不謬掘之女果活言初塋

時實不死母每以糕餌飼我兩日前怨曰汝父當至吾去矣遂不復來不意重見天日也既而知陳子另聘事輒涕泣不食父慰之曰以免才慧何患無良緣奚必陳氏子女拂然曰女子之義從一而終苟渝初心豈忍偷息人世吳往商陳適陳子聞吳女之復生也悲且喜亟尋舊盟父以業締許氏婚難之因以情告吳吳轉喻許許愠曰欲吾女為媵耶否則離婚可耳許女願下之弗聽女閉門而泣

目盡腫各相持久之莫能決質於官官庶其
情嘆曰抱貞守義出於童穉尤不可及當兩
歸以成其志乃題其間為貞義之門

秋燈叢話卷之十六

福山王

翁孝子蓼野餘姚人父大

遊粵過楚阻風新塘一夕失其踪同舟遍索
不獲以夙有棄儒冠飡烟霞語意其遁去三
載音信杳如妻以憂卒蓼野昆仲俱幼既長
補諸生同兄至楚尋父久不返其姊遺書責
之曰汝兩人俱無所出今不歸可謂孝乎乃
返終日悲涕廢誦讀伯叔規之乃強起應舉

雍正癸卯成進士思親益切刺臂書血疏禱
神祈籤有已分天涯成死別豈知意外得生
還句悲且喜與家人訣曰此去穿雲入壑若
不與父同歸誓不生還矣歷山川走風雪險
阻備嘗經數載終無所遇復至楚維舟新塘
若有所感晝夜望河號痛矢以身殉一日有
老人鄭海還者言及其弟海生少時被溺憑
已溺者屍浮出因舁屍葬白沙洲詢其狀貌
與父同被溺期亦與父泊舟時合適海生已

歿其婦出一鑰云洲葬時見鑰袋製繡精工
解而珍藏之立命使持告其姊果係昔年手
刺奉父者信乎誠能通神而生還二字應鄭
氏兄弟之名更奇矣乾隆癸亥蓼野宰武陵
建祠新塘旋擢道州刺史距新塘甚邇足徵
至孝所感寮宴會有演周瑞龍尋親劇者
聲淚俱下不終席去同人哀之不復演此劇
云

乾隆初漢陽漢陰里有娶新婦者是夕新郎

遺矢園中偷兒踰垣殺之襲衣冠與新婦寢
夜半盡取其釵釧出婦驚愕不敢問天明翁
見子被殺詰婦語其故翁疑婦夙有外遇鳴
官刑鞠之堅不承間令炳知婦寃莫解其由
禱神有蛛落冠纓繞絲三匝棄之仍繞如前
異焉微服出訪憩酒肆問有朱三其人乎曰
某村有朱紅絲者行三新設旅店生計頗豐
往矚之方聚黨呼盧朱屢北錢且盡憤甚出
金釧為質即婦物也拘而訊之置於法

錢塘某帥欲伐黃相國塋木建署夢金甲神
求救不允忽驚叫曰神射我矣遂以心痛死
蘇松方觀察國棟造舟缺材伐陽羨善卷洞
前古木夢七男子黑而偉環跪哀乞弗許促
斲之血出射木工死方亦驚悸卒慈谿張曷
令鉛山見大樹妨稼率衆往伐有衣冠三人
拜道左叱之忽不見比運斤血注曷怒立仆
之巢中墜婦人二係妖魅攝去者曷官至四
川僉事夫同一木也皆能著異而伐者所遭

各別豈人與木各有邪正歟

雒邑書堂山在縣治西北二十里村人入山採樵見壑中修蛇巨蟻含水而吐成雹頃黃雲起谷中雷聲殷殷雹大如卵西梁原二十里禾稼無存白之官值西北有黃雲起邑宰率武弁登城樓鎗礮擊之雲退雹止居人率以為法雹不復為患

節婦王氏漢陽人家貧夫代人操舟為活生子女各一俱幼他日渡江舟覆氏聞信奔赴

江干覓尸不得沿岸哀號聲震波際水忽中
分漏髮尸出苦無棺枕尸而哭不絕聲者信
宿鄉里哀之醵金殮其夫氏以敝裙裹土累
積成墳十指俱禿感諷其再醮氏痛哭曰妾
年甫二十餘即失所天忍隱節未亡人者冀
子女成立慰夫靈於地下爾必奪吾志是速
吾死也言訖搶地呼天血淚交迸自是無敢
言者氏飲冰茹蘖備歷艱辛子長奉母孝女
適人事舅姑有賢聲皆氏教養之力也苦節

五十餘載今現存

余邑有數人行道中風雨驟至趨避古寺雷霆大作旋繞寺側衆相謂曰有應遭雷擊者當自首聚死無益也適寺外有石磨一少年指示曰我輩各出繞磨一週以聽天命互相推遜少年挺身先出雷聲如故衆以次出俱無恙各趨入獨一老者戰栗不敢前羣譁曰劫數焉逃速出勿相累老者哀祈不已衆怒舉而擲諸外忽轟然有聲殿宇傾塌寺中人

無一免者

余親宦室某家富有及子孫貧乏取祖遺花
梨紫檀諸器毀之以供炊或諷其易薪則以
為恥又余長兄東牟赴鄰村飲忽聞異香跡
至某舊宦家香自竈中出蓋以沉香為爨也
詢其家祖遺頗多皆長徑二尺許每薪乏輒
爇之尚餘其一乃以柴數束易歸石崇以蠟
代薪不足奇矣

予戚張姓有祖遺彩屬縱橫各丈許鮮麗耀

目伸之可長數丈縮之如故傳為前明魏璫籍沒物乃祖得自京邸者後有人重價購去稗史載倭船至浙貿易欲登陸衆弗許倭持毡徑數尺謂衆曰但得容此足矣衆易而許之及登岸伸之漸濶衆畢登遂為寇足徵所載非誕

前明浙江遭倭寇之變紳士株連者衆太史某以末減遣戍一日行失道天且暮路旁有小庵虛無人因憩焉役謂太史曰腹餒矣吾

欲投近村覓飲食且以飽君君勿逸太史曰
吾銀鐺被體將焉往役去太史蹲佛座後更
餘佛堂上忽有光爛然一狐向佛九拜席地
一轉皮褪落乃一絕色婦人踞蒲團而坐口
吐蓮花一朶清芬襲人嬌冶可掬吸而入再
吐即成兩朶隨吸隨吐九次得蓮花九朶婦
人意甚自得遺皮距太史不數武潛以足勾
之藏於身更闌婦將去取皮無有突見太史
驚曰君何人乃在此太史曰吾憩此久矣婦

曰吾物君藏之耶如見還感且不朽太史曰
若餉我以蓮花即奉還婦曰吾養內丹百餘
年始得花一朵今有其九功行非易君如奪
其一則吾之功行不完矣太史不允婦不得
已吐蓮花一枝太史吞之溫煖達臍下婦曰
可還矣太史堅不與食其花過半舉體輕健
銀鐺俱墜地婦嘆曰吾苦修多年乃為君有
吾亦不能生矣不如盡與君來日君覓至某
林吾邱首焉以禮葬我即君所以報也悉以

蓮花歸太史得其皮急馳去役回見太史刑
具盡脫容光煥發請其故具以告役拜賀曰
此天賜也君不須赴戍所吾願終身為君執
鞭太史不可覓至某林內果有死狐塋以禮
而去太史赦還徜徉山水間數十年後猶有
見之於終南山者

潯州北江銅鼓灘涵湧湍駛萬歷戊午午日
白石山中人掘土獲銅鼓一漁人於灘亦獲
其一俱獻之官一置文廟一置觀風樓尋俱

失雍正初北流縣農夫獲其一完好無損灘
下忽有物啣波鬣浪隱隱如躍漁人糾衆舉
之鏗然又一銅鼓也權之重百餘觔高一尺
六寸面徑二尺六寸腰微束中空面有蟾蜍
疊踞大小各六中邊圓紋六十二道旁兩耳
如環置城隍廟中尋亦失或傳馬伏波征交
趾舟載駱越二銅鼓躍入八桂江中即在此
灘網目彙編韓雍用兵兩粵軍門設銅鼓數
十或為襄毅所遺未可知也

四川松潘有獵戶山行見一青衣童子背坐
石畔俄鹿過其前戰栗而斃疑為妖舉銃擊
之狂風陡作童子忽不見遍山踪跡一巨蠍
死洞前長丈二有奇鳴官貯縣庫

樂陵諸生鄭某後園有樓頗軒敞人跡罕到
每聞笑語聲詫而登梯見白髯叟徘徊其上
貌甚古叱之叟曰此樓幽寂暫假樓止無碍
於君且備談友可乎詞意和婉有儒者風不
覺心折詰所從來曰我獼猴也黃巢時同白

鶴師一道人鍊丹勞山巔數年後心頗靈通
口不能言丹成師曰爾隨我有年各給一粒
服之可仙熱極戒飲水師服丹後習習風生
乘雲而逝吾與鶴各服其一覺熱自丹田起
俄頃遍體若蒸鶴不能耐下飲澗水立化為
血余懼甚強持少頃毛落身輕可御風往來
而口亦能言矣鄭富於學詢前代典故言之
如目睹微與史傳異叩以休咎不答鄭每暇
輒携樽對談相處十餘載一日謂曰吾將有

海上之行與君別矣未幾鄭染病歿

山陰有蔡瞽者喜食龜其法以敝草履裹之
焙火中越宿取食歷年食無算一日得龜頗
大如前法焙之夜半火起房舍盡燬資財蕩
然比明有人過其處見巨龜負零星草履蹣
跚於地蓋自火中逸出而餘火遺入積薪致
此災也咸以為龜能報怨

黔省有賈人貸富室金者還金驗券倍所貸
數賈以改券控官審視無黏補痕惟筆法稍

異鞠之得其故蓋以吸墨石吸其原數字迹而添改者按吸墨石聞產自外洋漁洋說部載晉陽人於古墓中得玉籤一枝以拭字墨迹頓脫殆與吸墨石等物性之相制有不可解者

余郡巨室公子某性佻達好奇服一日探親他郡屏僕從獨遊巷衢見演戲術者探懷中金屨投之若糞土時有劇盜未獲縣役見其行踪詭異恐為盜夥執而私拷之以實告役

唾其妄益加撈掠比僕知奔救已奄奄一息
矣官聞之立械役重懲而某公子竟死又江
南有逸盜官緝之急捕卒見一人著奇衣冠
貿然獨行疑焉尾至一樓衆欲登內一點者
請先往覘之其人方憑欄啜茶卒潛立其後
飲畢即舉盞向後令卒接受若役僕隸然卒
急退告衆曰此慙公子非盜也既而訪知為
某宦子幾受辱左氏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
二公子可以為鑒矣

閩鄉喻姓妻產二物具男女形女三目男四
目眉介其中頂豎雙角毳毛遍體臍下垂皮
三寸餘掩其私家人欲斃之喻曰凡產怪異
固無有育之者安見其必為人害也况懷娠
旬月不能無情乃置木籠中飼之月餘高與
籠齊聲啁啾類鳥語見父母有依戀狀一夕
雷雨大作破籠飛去歷數年喻染疾垂危妻
侍藥倦寐爐內火起延及房舍而積薪滿戶
外夫婦呼號謂無生理忽大雨如注火頓息

仰見雲霧中有二物宛然當年所產者轉瞬而沒

予族人某偶折一柳條遂酷好擊蛇蛇遇無能免者凡牆孔地隙垂條引之即有蛇躍出應手而斃所殺不下千餘頭視柳條如拱壁不釋手他日浴溪邊忽見一赤蛇昂首而前勢甚猛忘携條來乃急奔蛇尾其後遇田夫鉏殺之始免驚悸成疾愈後取柳條試之不驗矣

徽郡黃山多深穴傳龍潛其內每值旱土人
縋下取水出即投鐵穴中雨隨至雨足取瓶
水傾之立止乾隆辛未夏經月不雨衆登山
覓龍穴遇一老叟指其處有吳姓者下取水
繩斷墮穴內無水但見亮光如月跡之行里
許漸開朗奇花異卉目所未覩有野果一叢
形如棗色黑採食之甘芳滿頰復行里餘有
物類水牛猙獰可畏絡繹不絕若酣卧者乃
躡足而過光漸暗路亦漸狹蛇行數十步頓

覺天日清朗審視已出洞外衆見之競呼以
仙吳愕然問故衆曰洞名仙人洞向無入者
今子自內出非仙而何詢其地屬太平郡去
歛六百餘里木葉黃脫已屆深秋奔歸妻女
皆著縞素見吳至譁為鬼吳述其由乃驚定
而喜母以思子卧病取洞中果奉母食之病
立愈母子今尚存

康熙甲子武昌郡廣福坊掘地得黑米數十
斛堅如石炒研為末治膈症如神傳為偽漢

陳友諒積粟所又天門學宮前明改建北郭
倉基地亦掘得黑米治疾頗驗乾隆丙申黃
州重修郡學疏濬泮池池底積米甚夥色似
漆而堅治病効如前人爭取之太守王公廷
棟恐係前人鎮壓物禁而掩之

荆郡諸生某赴省試宿逆旅前夕主人夢女
子持桂花一枝立客舍中而生適至以為預
兆殷懃備至生詢知其故色頓變即束裝歸
主人挽留之竟去蓋生有婢名桂花遭其撻

死知冤孽相尋必為祟場屋遂決計歸終身
不入試

沔陽民人某患癱疾兩足屈而不伸有某宦
見而憐之養於家其人每歲以手代足往朝
武當十餘年不倦一夕夢入宮殿見冕旒人
謂曰伸足來為爾換之翌日遂步履如常夙
疾頓瘥

江南離商汪姓富甲諸郡晚年緣事獲重譴
資財蕩然傳其少時流落儀徵擔鹽為活早

行遇少婦泣於路詢之以新寡無歸告遂納為室汪患貧婦發地得多金藉之貿易成巨富婦居恒謂汪曰歿後禮葬我感且不朽許之不解其故一日雷霆暴作婦震斃裙裳如蛻一狐死榻上汪恥之頓悔前約棄郊外未幾罹禍咸謂負狐之報也

萊郡有張老人者家富有每掘地求金無不應衆傳其異郡守聞之以為誕九日登高召至蠢然一叟也試其術老人曰環山皆石無

寸土烏得金守怒曰否則妖也當斃杖下老人窘迫漫以足蹴地曰金在此掘視果不謬老人歿後諸子析居啟箱篋金悉化去

漢陽王氏婦素不茹葷日採馬齒莧馬蘭頭諸野菜煮食之一朝絕粒經年弗食不饑神壯容腴迄今三十餘年矣或謂偶食仙草未知然否又甘省某公子婦患病年餘痊後不火食終日惟飲熱水一二盞或鮮果數枚歷數載面色轉少連生二子無他異

吾邑蒙師某得驅蛇書藏篋內徒俟師出啟
誦之忽見蛇無數啣尾而來驚悸莫措蛇漸
逼近窘極躍几上蛇環繞其下衆驚告其師
師至曰此不知遣法也吾在外法不能施書
數語於袈衣上謂曰誦此可望活不然將及
我擲與之徒未及接一大蛇昂首吞嚙師狂
走徒皮骨盡化血水淫淫而已

江南諸生郭某應雍正壬子鄉試文機頓塞
竟日未成一字鄰號一老叟吟哦自得頃之

聲寂俄拍案大呼趨視之卷幅血跡淋漓訝而詢其故云三藝成頗自喜忽神倦伏案而寐見二人來引至一處宮闕嵯峨有王者南面坐責吾前世負郭某三千金當酬以三藝驚寤而鼻衄盈卷上矣此行無望但不知郭某為何如人郭聞之矍然曰我是也取卷面示之名姓不爽叟舉卷授郭遂冠多士關中有老夫少妻者日以絃謳行乞晚宿山穴中一日夫為山石确礪傷足不能行同伴

有黠少年垂涎其妻謬相欸曲夫不疑也久之病甚少年乘間扼其吭斃強與婦私紿之曰夫死無依從爾固便但遺骸暴露恐為虎狼食曷掩之少年從其言仍相逼婦復曰既永相合好何草率若是當乞市杯酒作合盃歡少年欣諾遂同行及衢婦力持少年呼冤衆詢其故鳴諸官

徽有富室某家累巨萬慳吝異常坐無賓廚無肉敝衣糲食有寒士所不堪者子喜揮霍

父在不敢肆父歿或戲曰若翁所有能守之
十年乎子攘臂起曰阿堵物不半載罄之非
夫也性好客會食常百餘人意未足使僕候
道左無論識不識皆要致之一日無客客或
稀則悒悒不樂夜聞歌聲乃酣寢稍聞即寤
每夕演劇達旦厭輒易以新聲有佳者隔數
百里必多方購致千金弗惜也聞有撒金之
說欲試焉劉赤金為屑旭日方升登高揚之
霞彩繽紛金光耀目即狂呼稱快每午必出

遊載白鎡無算拋曠野中老幼男女爭奪之
以為樂其他糜費類此未及半載室如懸磬
矣

威縣武舉劉某夜觀書忽來靚粧女子立燈
下心知為鬼狐不少動徘徊久之始去虞其
次夕復來藏利刃以待夜分果至盡態極妍
盡惑多方劉觀書自若頃出纖手掩卷復從
傍劉懷而捋其鬚劉持刃刺之嚙然有聲他
紅光一道衝門而去天明錄夫小數爾時

踵至瓦礫磚石忽如雹落家人俱無所覩惟
劉見其形麾衆持銃擊之乃紛紛竄滅

建昌東鄙從姑山有兩洞穴大如錢並列巖
畔油米自內源源而出足寺僧一日用每晨
如是不減不增後有僧嫌其狹鑿而大之油
米頓竭經月餘僅流米合許油涓滴而已今
尚然

臺灣玉山在萬山中獨高遠望如積雪遍山
皆美玉番人不知外人又畏番莫敢近每遇

晴霽望之瑩然可愛又銀山有礦積鏹皆大錠不知何代所藏康熙中有兩人常往取之臺廈道王公聞而異焉命僕挽牛車隨兩人行既至見積鏹如山恣取滿車迷不能出盡棄乃得歸明日更率多人雜草開徑入失故道尋之累日不達後兩人亦不得復入矣嘉興守某乘舟赴任夜泊河干尋一官舫同泊水次詢之亦嘉興守也訝焉投刺造謁有達官出謂曰吾與君忝係同寮但有幽明之

別耳守心知其異不敢詰抵任後常夢中往
來相得甚歡凡有疑難叩之立剖一夕守見
神有不豫色問之曰太夫人於某月日應遭
雷擊奈數定不能為力何守聞之泥首哀祈
神沉吟久之曰人生衣食祿冥間咸有主者
祿盡則奪其算君可倍以奉之俾得先期逝
厄可免矣守事母孝如神言未幾病歿踰旬
忽雷霆大作電光旋繞柩旁守默計正屆期
亟以身翼柩呼天泣血頃雷電直向城隍廟

而去殿宇焚燬殆盡

說部載武岡于梓人任登州郡守部民有訟其家人被虎傷者守命吏持牒焚山麓頃有虎自峰畔來弭耳帖尾隨吏赴公堂跼伏階下守數其罪杖而遣之按登郡崇山峻嶺綿亘數百里從不產虎虎患何來余登郡人也錄之証記載之誣

楚北楊某業賈致富恥未學令子姪習舉子業從無入泮者謀諸堪輿某指其父墓曰此

絕地也骨已朽富且難保况貴耶若移葬善地富貴可兩得矣楊惑其言掘土尺許有青紅氣數十縷滾滾而出俄結聯成片彌漫山穴堪輿曰此煞氣也正欲消除耳及棺啟貌如生頃肌膚頓化惟餘枯骨追悔無及楊體本豐碩其子女如之自是漸疋羸子女亦然未幾楊歿家漸替俗呼其塋地為肥猪所乃佳城也遭怨家忌賄堪輿敗之

甘省有巫某精術數凡新歿者必延其視舍

殮否則多不祥李生父歿巫適外出不及待
另延他人殮巫忌且怒謂李曰子不待我而
誤聽瞽言禍將不測生斥其妄巫曰夜敢獨
宿柩旁方知余言不謬生夙負氣慨諾之頃
有道人來目生曰君神氣晦暗必有謀不利
於君者生駭以巫言告道人曰如彼所云墮
其術矣須潛卧柩底患可免生遵道人教夜
半柩忽砉然有聲尸蹙然出瞋目四顧往來
婆娑若搜邏狀聞雞鳴始退入比曉巫至生

益斥之巫以再宿請生亦無難色道人復來
生告其故曰今夜可徙卧炕上寂無動慎勿
復爾致蹈危機也中夜尸仍躍出徑趨樞底
覓之不得瞥見生卧炕上以爪攫之莫能及
屢欲登而足若痿久之乃寂翌日生揚揚自
詡巫憤然曰若敢三宿無懼當甘拜下風生
欲勿許恐為巫所笑且冀有道人援勉許之
跡其所道人已預知謂曰子違吾戒殆矣今
夕必竭其術邏執之無地可匿將奈何生求

之堅乃投爆竹三令夜踞梁際俟其來燃震
之生受歸屏息以待尸仍闐然出勇猛勝前
滿室跳舞仰視生即躍起將及梁亟燃爆竹
投之乃退如是者三忽不見柩閉如初日晡
巫不至生往覘之尚鍵戶寢排闥入磺氣滿
室已焦灼死矣

段楠浮山人任興國富池巡檢乾隆戊戌以
計典休貧不能歸妻復歿旅殯富池僑寓武
昌郡將鬻其童養媳浼所善某友介紹之會

有揚州童大成者收覓古玩至楚欲娶妾友
告以故童聞而往段令媳出見童睹之惻然
曰拆人婚姻衍已嗣續心何忍乎且恐不祥
願備數金為令郎合卺費再贈賻助君西旋
勿久作他鄉客也段驚喜過望愧不敢受適
吳君業洪為童居停力贊之且解囊經紀其
喪聞者莫不嘉童之義而多吳君之玉成其
美也

蕭刺史丹山家藏稻穀佛一尊頗有神工係

稻穀雕成者中坐一佛二侍拱立鬚眉如繪其佛龕即稻壳之半佛光即稻芒也

樂陵張氏婦家貧茹荼守志多年一夕聞有啟其扉者視之夫弟也以梭擊之去晨白於姑姑舐犢反不直之婦媿而投繯置柩屋西隅每夜有光如炬輝耀滿室厝後光乃止洞庭席氏仕宦巨族也先世富而不貴與堪輿友善謂曰此處有一牛眠兆葬之貴可立致然不利於點穴者席諄懇曰果爾當酬以

多金且奉養終身也遂為黥穴未幾目雙瞽
席竟食其言越數載有術者進曰此山勢成
劍脊煞氣未除若依法治之貴登五等爵矣
席惑其言於穴前浚雙井甫及泉瞽目復明
後筮仕者至四品每有蹉跌術者即前瞽子
啣其負心而鑿損其脉也

獸莫猛於虎施南則不然民間有一猪二熊
三虎之謠猪有羣有獨羣者年未深無大異
獨者經數百年無可羣而羣亦莫敢近也合

抱木嚙如拉朽大石喙擊之立碎虎豹遇諸塗咸避去莫敢與鬪者

施南大田所枚馬洞有泉每日流出五色圓石數枚居民拾之次晨亦然又野貓洞經水漲退時流出八方水晶石石現山水人物諸狀通天洞泉中亦有類此者

乾隆辛巳蘄州道士袂里人掘地得古錢一窖衆爭取盡露石扉啟之左右列磁缸二一貯油燈光熒熒一貯米潔白如新比入燈條

滅而米亦頓失中列長几供銅鼎一高二尺
許紋斑剝陸離竒古不可名狀其內幽深莫
測衆欲窮之陡起寒風砭肌骨不能前乃取
鼎出官聞而禁之

天門有童丐二手足拘攣嫠跚於地余常見
之未審為何許人一旦聞俱能行異而問之
一名周祖曾邑東鄙人幼患骸骨疼久之卷
曲不能伸成廢疾他日有道人過詢其甲子
謂曰爾灾星已退當強為善與藥丸吞之煖

氣達肢體筋節格格有聲頃之起立如舊矣
一名袁天祐京山人四年前登高墜地筋骨
損傷遂匍匐乞食見一人飄然來目之曰爾
有夙孽應遭此厄幸與我遇授藥一刀圭服
之陡覺四肢通利步履如常衆跡其人不得
詫為仙起沉疴於俄頃洵非常人矣乾隆庚
子五月事

湖南任某性倜儻家貧依舅氏舅業賈精五
行術謂任曰推子星造巨富可期惜運未至

耳一日命販米漢鎮並贈金囑置貨任鋪諸
篋夜半鏗然有聲瞰之銀自篋中出頃破窓
躍去驚起視金固依然在也疑不祥欲弗往
會有鬻麻價廉者舅以金代市強其行渡湖
風濤大作舟子以載重麻悉投諸水抵漢米
價頓減狼狽歸舅弗為意閱月復令載米往
辭不許中途舟覆僅以身免流寓漢陽鬻字
為活舅數招之恥不返乃親邀之回越載餘
舅謂曰子滯運已滿此行可獲三倍利任欣

諾甫出境遭盜劫欲投水盜憐而止之以所掠漆百餘桶授焉任昇至舟桶底有滲漏者傾視之內藏金十數餅啟他桶皆然載歸舅不受自是攸往咸利閭數載財雄一郡矣舅常曰吾子不才他日必傾吾家憐而極之即所以報我任驚訝不敢應舅歿子果蕩其產寄食於任以死撫遺孤如已出割產贖之曰聊以報舅氏也

余鄉諸生王某遭狐媚父母憂之無如何其

戚武弁也謂曰我輩邪不敢近今夕飲我酒
同寢處若再至當手刃以報夜分狐來弁已
頽然寐王以足躡之罔覺比寤王昏卧狐去
久矣次夕弁曰當不寐以待倦即引錐刺我
股狐至弁酣寢王數以錐刺其臂弁鼾齁自
若狐去呼臂痛不可忍燭之血淫淫漬枕蓐
間懼而奔狐與王會合如初有善勅勒術者
延治之狐徘徊戶外詈曰何薄倖若斯已為
君生兒可抱入生視兒聰俊可愛不敢出狐

怒擲兒去天明視之碎泥升許耳

順治初孝感多病瘡或於古錢中檢周元通
寶一文持之即愈遠近喧傳每文價值制錢
一緡